續古文辭類纂

碑誌類二

惲子居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嘉慶十六年七月丁丑江西瑞金縣知縣惲敬謹立石先賢仲子廟之庭中而刻文曰昔者仲子仕於衛大夫孔悝衛靈公出亡之世子蒯聵爭其子出公輒之國執孔悝以求立仲子死焉後儒竊有異議者敬以為不然請為主客之辭以盡其事之勢與義而折其衷於孔子按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此去楚之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衛此至衛之年也其時當出公之六年出公之定為君久矣則試問出公之定為君義乎不義乎則謹應之曰左傳靈公之謂公子郢也曰寡無子是靈公未放蒯聵也蒯聵不得自為放也曰將立女是靈公不以蒯聵為世子也蒯聵不得自居於世子也然則春

秋之書衛世子奈何曰蒯聵之出亡以將殺南子也靈公蓋爲南子諱焉未嘗以廢告諸侯也春秋用史官之法蒯聵之書世子宜也雖然靈公之心則以爲廢之云爾人子者心父母之心斷斷不宜自居於世子是故蒯聵不宜立者也宜立者出公而已立公子郢非法也問出公之拒父何如則譏應之曰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於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出公長而勢已不可爲矣歸罪出公從君之辭也問石曼姑之拒蒯聵何如則譏應之曰蒯聵者非石曼姑之所宜拒也蒯聵得罪靈公靈公可以父絕之出公不得以子絕之是故蒯聵不可爲衛之君而可爲衛君之父亦不可爲衛之君

所以定靈公蒯聵父子也可爲衛君之父所以定蒯聵出公父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靈公父子之名則蒯聵宜逐宜逐奈何終身不入國可也正蒯聵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奈何蒯聵在戚出公以國養可也以是言之出公之定爲君無過也定爲君無過斯仕於出公者無過也仕於孔悝者亦無過也則試問高子之不死何如則謹應之曰高子公臣也士師也蒯聵之入高子無軍師之謀故無死事之義無親暱之任故無從亡之義孔子曰柴也其來以此也則試問仲子之死何如則謹應之曰仲子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爲主君視其禍而不知救禮歟孔子之於衛也蒯聵與其亡不與其爭出公與其立亦不與其爭是故蒯聵之入出公之亡仲子不與也曰太子焉用孔叔曰必舍孔叔知有孔悝而已所謂食焉不避其難

也孔子曰由也其死以此也夫以一聖二賢豈有不揆於義以其愚而決其來以其勇而決其死哉且夫聖人之道五倫而已不辨於君臣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不序不辨於去就死生則君臣之倫不明君臣之始事去就爲大君臣之終事死生爲大仲子之仕孔悝也君子將以推明乎去就之義其死孔悝之難也君子將以求當乎死生之仁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曾是去就死生之不辨而冒然爲之者此後儒之過言也世之爲聖人之徒者其祝茲刻焉

惲子居新喻縣文昌宮碑銘

嘉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江西省臨江府新喻縣奉本府正堂牌開爲移咨事轉奉布政使司奉巡撫部院准禮部咨議奏文昌帝君仿照崇祀關帝典禮致祭一摺奉旨

依議欽此移咨遵照辦理等因到縣該縣每年春秋祀文昌帝君動地丁銀二十六兩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鑪一鐙二帛一香盤一尊一爵三承祭官朝服行三跪九叩禮祀文昌帝君三代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八鑪一鐙二帛三香盤三尊三爵九承祭官行二跪六叩禮時敬奉檄襄文武鄉試在甯昌十二月十一日同縣任事與儒學訓導胡君暨縣中同官屬搢紳先生耆老謀所以安神者於是筮地得吉於虎蹲山至聖先師廟之西偏爲門三楹東西塾爲殿三楹序次寢儲陳皆備祀文昌帝君少後爲殿三楹祀文昌帝君三代爲位於八年四月戊辰越翼日己巳落其成勁碧丹雘如禮是日肇祀於新宮牲牷酒醴旌旄從風羣執事給敏以服終事益虔環門而觀者忻舞相告喁喁於廣術皆知

神之具醉飽而有以福吾喻之人也敬肅受嘉胙爰揚厥美刻之廟石而系以詩詩曰

油油清渝虎鬬其坻倚厓為牆蕩蕩持持贊門居阽煥乎樓㮈其脩五雉畫霞為畛作宮於旁維神則宜我父我子協於筵著乃糾乃斂乃刜其坪其延則直乃碣乃搖庖犧肆醴業簴之所自門而階而堂而戶皤皤文學弟子具來役夫不勞不匱於財維神聰明欽其信直登筵憑几強飲強食維吾喻民各服其疇禾麥茂茂滿吾車篝維吾喻民舟車所通伐梓捕鯉以有以豐維神之職厥曰司祿維吾喻士以貞延福　天子之德際天並海維神相之便章同軌吾喻一隅如治待型于山萬水尺鼎先成小大稽首祈神之庥於萬斯年毋怠毋尤

文昌宮碑陰錄

古者天子祀天地社稷宗廟五祀而已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山林川谷邱陵是也周官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八蜡是也漢用方士之說祀典多無稽後世佛氏日昌所祀神皆託之西域及所謂四天下焉道士生中土祖左士之言效佛氏爲誑誘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庭諸人妄揣眞靈紀官纂職復舉中土君臣之名迹及叢祠淫鬼錯入徵之其說至後世益乖歧無可信考者文昌帝君之祀不知其所始崔鴻後秦錄姚萇隨楊安伐蜀至梓潼嶺見一神人謂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萇請其姓氏曰張惡子也後據秦稱帝卽其地立張相公廟祠之常璩華陽國志梓潼縣善版祠一名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璩志終於永和三年在萇稱帝前五十餘年是萇之前已祀惡子矣唐封順濟王宋改封英顯王元以道士之說封輔元

開化文昌司錄宏仁帝君於是山經地志稗乘外書附會不經之辭布滿天下道士恐剌取之以意牽合錄爲化書而學士大夫之好怪者竊其妄說捕聲附影瞶聽瞽說嗚呼可謂不祥也已在前明之季年大臣議禮者以爲宜罷其祀是又不然夫王者受命進退羣神之祀凡以爲民已耳其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秩宗之所掌縫掖諸生之所誦習百世不廢者也其不合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而能見靈爽爲徵驗捍禦水旱兵革爲天下所奔走王者亦秩而祀之所以從民望也　本朝承平既久上下以休養爲福惡戢積厲遂盜兵戈今全蜀就平楚陝亦靖皇帝以文昌帝君爲蜀之神歸功底定祇閟其祀有司考定禮樂頒之四埏意以天下之集甯則將士之宣力不暇百姓之效順也然以天下之大智者愚者皆赫然於天

人之交際百神之呵護則國家之大祉百世之所以治安也敬以愚瞀臆肩州縣下吏無以仰輔　朝廷之制作竊以私見鄙識窺測萬一如此若夫道士所言姉里巫巷祝覡鬼造妖以惑蚩蚩者之視聽豈足信哉豈足信哉敬以其行世已久恐為大蔽爰取其太甚者條辨之列於左方使天下知　朝廷所以祀文昌帝君在彼不在此庶幾后夔伯夷之倫所是許焉

王氏見聞錄嶲州越嶲縣張翁畜蛇令欲殺之一夕雷電縣陷為巨湫蛇為陷河神張惡子謹按梓潼嶺即七曲山華陽國志五丁迎秦女見蛇拽之山崩即其地也因五丁之說附會蛇為梓潼嶺之神遂取邛都地陷之說益之即見聞錄所傳是也考後漢書西南夷傳武帝初置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汚澤因名為邛池無陷河

神之說邛都至隋始改爲越嶲縣見開錄之言其出隋
唐間野人歟又明一統志稱神爲越嶲人報讎避居梓
潼蓋始以神附會爲蛇繼復以蛇附會爲人化書又託
之成夫人趙王如意皆可謂無忌憚也
太平寰宇記濟順王本張惡子晉人戰死而廟存文獻
通考從之謹按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俱無晉人戰死
之說是後人以秣陵尉蔣子文戰死爲神附會之無疑
路史黃帝子揮造弓矢受封於張爲張氏詩傳張仲賢
臣也箋吉甫之友也化書以張仲著於詩附會神爲張
仲且以爲張宿之精謹按史記天官書張素爲廚主觴
客晉書天文志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於張
氏何與耶於張仲之孝友何與耶酉陽雜俎天翁姓張
名堅竊騎劉天翁白龍至元宮易百官劉天翁失治[illegible]

太山守是張角謀代漢之妖言也竈神姓張名單有六女皆名察以張爲廚故竈神張姓張六星故神六女皆妖言不可從

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與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不同星經又曰六曰司法蓋古之言天者以四獸配四時占生殺其附天樞者皆占宮廷命名徵驗取近是而已化書既以文昌帝君爲魁前之司祿又以爲外垣之上相吾誰欺欺天乎蓋唐宋之時士大夫及進士過梓潼嶺得送者皆爲宰相得殿魁如鐵圍山叢談所記多矣妄者遂有司祿之說其尤妄者證以星之司祿並尊以星之上相以相煽動而不知二星之不相屬也　本朝朱錫鬯氏求其說而不得謂文昌祀蜀之

文翁何其益誕耶

說文魁羹斗也从斗鬼聲臣鍇曰謂斗首爲魁柄爲標也蓋器名耳星象之取北斗南斗小斗中斗同名皆以首爲魁柄爲標於是傳訓爲首者爲魁漢書史魁黨魁是也復轉訓試名之冠其曹者爲魁老學菴筆記宋元憲夢大魁天下揮麈錄呂文穆等以大魁至鼎席是也今乃以斗宿魁爲魁星之神復以文昌在斗魁之前而祀之於文昌宮大可笑也其他如化書所言以自贏進僖宗乃因明皇幸蜀而附會之朱衣神則因歐陽文忠公而附會之不知侯鯖錄所言乃刺關節者得售以評文忠不可訓也

惲子居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天下有形必有神而有血氣者最驗有血氣之中毛羽鱗

介並在五蟲而人爲最驗人之骨肉筋血毛髮一體也而心爲最驗人心之神與毛羽鱗介之神推之天地之神昭明肸蠁微分巨合充塞乎無間是以日月之明山嶽之成江湖之盈其積形之神與有血氣者常往來而人之所接皆以人之事事神爲之像設爲之廟庭爲之牲牢酒醴爲之官爵名號蓋神之依於人道固如此然而神依於人以爲禍爲福而所憑或假之毛羽鱗介者何也其物皆老則血氣聚聚則變其物若有知若無知則血氣專專則通日月山嶽江湖卽以其神之變與通者憑之故聖人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都昌元將軍自明洪武中敕封附祀於左蠡山之湖神廟嘉慶十有四年江西巡撫先福公立廟特祀奏請加號 敕封顯應元將軍公用古碑法勒部咨於石敬與都昌知縣陳君煦交遊左蠡鑴

碑文言其所以神以發明　朝廷進退百神之義詒陳君
使立石於廟庭銘曰
萌物之動一道所蕃沄沄渾渾根支萬千其分如沙其合
如水神哉神哉何此何彼惟元將軍黑帝股肱雲旗千尋
指揮鯨鵬左蠡之山據湖三面爰宅將軍爲門爲殿　天
子之命顯應孔昭萬艘安行五兩蕭蕭水之爲波乃氣之
渟以理平之微於絲忽上達九天下通九淵將軍所届其
雲沛然吏走民奔擊鮮進旨鼓鐘欿欿將軍歆此　天子
甚聖百神是懷滁江障海萬福具來

惲子居莊經饒墓志銘

莊經饒名雋甲陽湖人曾祖柱浙江按察司副使祖存與
禮部侍郎父通敏右春坊中允母錢氏經饒以縣學生乾
隆五十一年鄉試中式屢赴會試不第大挑一等試知縣

不就改教諭選歙縣教諭在官六年辭歸三年卒年四十五嘉慶十三年十月乙亥也與同歲生張惠言皐文交皐文言黃叔度漢末第一流在郭有道之右若經饒者可以覩古人之槩矣娶汪氏子績濟緒澍銘曰

其視端然其立頎然其行圜然其色夷然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萬物之爭百世之日積而成此經饒之所知也而又何所泚乎

惲子居張皐文墓誌銘

張皐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皐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皐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正榜例充內閣

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 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 今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尙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
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辛亥以疾卒年四十二皋文清羸須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遂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詡不敢隱文正言 天子嘗以寬大得民皋文言 國家承平

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
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
優有過大臣舉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
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舉文言當進內
治官府外治疆埸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貲坐諍之亮
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舉文則竟死矣方舉文
爲庶吉士時　今皇帝加上　列聖　尊號盛京　太廟
舊藏　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　尊號刻入之舉文以能
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
成遣使奉藏其舊藏　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
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　皇帝侍從奉　命
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
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邪吾位卑能言之而已舉

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習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元始至京師與王灼濱麓陳石麟子穆及敬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臯文娶於吳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

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於阤勿乎臯文誰詆此銘之幽扃俟來祀

惲子居姜太孺人墓志銘

本朝之制命婦不得以節旌門所以教士大夫之家守禮明讓也張臯文曰 聖天子整一海內激揚大典輕重以倫法備矣若爲子者之心以爲有列於 朝吾母不龍旌

門將以邀　天子之命不幾於以子之貴加母之節歟其罪與沒親之善等臯文成進士改庶吉士其明年當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禮成　覃恩海內因亟呈牒禮部爲母姜太孺人請旌門事下府縣然後復呈牒禮部如庶吉士例　賜孺人始卜日改葬臯文師友多大官爲文章宗師顧以敬之言爲不欺後世屬之銘嗚呼臯文可謂能事其親者矣按狀太孺人武進人父本濰縣學增廣生母胡氏太孺人年十九歸臯文尊府君同縣府學廩膳生蟾賓二十九而歿貧甚日不得一食卒守志不易撫孤以訖於成人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卒年五十九子二人長即臯文名惠言孫始四歲翰林院編修次翊遺腹生縣學生女一人適國子監生董達章銘曰

之死難甯飢死而不死尤難而甘之及三十年宜其子之

賢也

張皐文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惲本楊氏漢平通侯惲其子避難以父名爲氏是曰貞道爲梁相後遷於毗陵之黃山而葬焉子孫世爲毗陵人君之支祖曰巍明湖廣按察司副使卒亦葬黃山君祖曰燮臣父曰士璜由君至副使幾世由副使至梁相幾世武進當吳越之要屢有兵燹故其望族不及宋以上唯惲氏自漢子孫不他徙能識其祖之居葬至於今不婚楊氏君之所居曰石橋去黃山十里自祖考皆不仕君以經授鄉里教其三子爲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嚴辨取予甚力不取虛美不逐世法獨行己志而已患溼疾以嘉慶元年月日卒年六十有三其明年某月日葬於其祖考之兆南在所居之北西三里君之子敬嘗試禮部不第君時已病敬請

歸省輙弗許其意欲以成其子之名以信其志也已而以教習官學生得官嘗選爲知縣固非所欲請於君君命就選其意又欲以所欲爲者屬之子以施之民也敬爲吏廉俸祿不足以豐養君以疾困未能之所治見其政成而君於是死矣余與敬交最久今年春卜葬吾母先時請於敬以銘墓之文敬許之矣未及爲而遭君憂嗚呼吾母不得敬之銘而乃使余銘君之葬也其可感也夫君諱輪字印槐配鄭氏考曰縣學生賓石令舉人瓌其兄也內德盛茂事君疾備至而不衰子三人長曰敬江寧鄉試舉人由浙江富陽縣知縣調江山縣以 覃恩封君文林郎配孺人贈贈君之考如君妣錢如配鄭氏次數次敷順天鄉試舉人女一適鄒氏孫二銘曰

是唯君子之親翳此幽德兮曜其後人千秋萬世兮無或

湮

張皋文江安甫葬銘

江承之字安甫年十四從余學時文十五讀江永鄉黨圖攷奮然請治經受鄭氏禮記日夜誦習旁及他鄭氏書先漢諸儒說攷校推究往往通大義時余方說虞氏易又請受之每一卷就輒手寫講解比余書成而安甫悉能指說益爲余校其不合者數十事十七從余來京師更受儀禮讀未竟以嘉慶五年正月一日病死年十八安甫於世事無所嗜獨好治經於世之人無所悅獨好余唯余言是從飲食寢處必余依暫去余皇皇若無所歸其從余而來也余不忍沮其父母憐之亦不忍拂也其治經唯好鄭氏疾非鄭者如讎嘗寫後漢書鄭康成傳而次其年譜繫之以文慜然有千載之思往往欲著書余每戒之今檢其錄有

目周易爻義曰儀禮名物皆無書鄭氏詩譜虞氏易變表略已具未就余取其易表附於吾書而錄其條於各書者次爲一卷庶以存其大凡安甫徽州之歙人父曰毓英有兄弟娉妻吳氏先二年死年十有七歙俗嫁殤以其喪歸江氏安甫死之三日余殯之京師某月日毓英以書來歸其柩某月日至歙以某月日與吳氏合葬於某原余既傷安甫之死而重悲其志故爲之銘以遺其父使刻之銘曰爾以吾爲歸爾之死吾尤誰天乎人乎後其尚有聞乎嗚呼

陸祁孫建陽知縣陸費君墓誌銘

陸費君諱鑿字舟若桐鄉人君之先諱賜者順治十八年進士山東平原知縣始姓陸費氏賜生淮縣學生淮生椿候選訓導椿生熙用雍正六年舉賢良官至山東武定知

州熙用生壻乾隆三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左侍郎是爲君考母一品夫人張氏君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敘州同發安徽試用署鳳陽通判宣城合肥縣丞丁父憂去服除補亳州州同擢宿松知縣緣事革職尋復官選福建建陽知縣歸省張夫人卒於里第時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三配安人祝繼配安人蔡皆無子以弟元鎮子觀瀾後方君之充四庫謄錄也侍郎公管總書局君處儕輩未嘗有所表異與人交若落落難合亦終無迕館事畢即歸讀書京朝大官稱佳子弟輒首君以爲清素恬退稱其家風也既試吏手批口答案牘無留滯暇則讀書如在館時其宰宿松也宿松民悍而狡子弟讀五經畢即讀律習訟辭術成武斷鄉里吏弗敢犯君至擿以法繩之姦民大譁陰謀去君某生者其尤也逋誅積年

糧胥雖屢受杖相戒不以聞至是君索之急胥不得已伺其入城探示懷中牒擁之而行某大怒拳傷數人然竟不得脫既至訊逋課得實移檄校官縶明倫堂約日納課乃釋某生暴橫久猝被摧折以為大慚一夕自經死臨檢得書懷中列校官婪索狀辭連君姦民欣然欲藉以傾令嗾其子歷控府司院以至刑部事下巡撫奏請革職比鞫訊告者坐誣君奉 特旨開復以原官注選嗟乎良吏之難其人也下者操行不謹為胥小所挾持甚至束縛馳驟不克自振拔其或稍知自好則務為優容含忍冀目無事然間有一二武健不畏強禦者又易為蜚語所中罷任待勘勘幸得直大吏輒以既革職為無庸議坐廢棄者往往而有如君者可謂幸矣然亦卒不獲盡其才以歿則豈非其命歟余與君從子恩洪交相善觀瀾將以今二十二年月

日葬君某鄉某原恩洪自湖北麻城馳書請銘道遠不可以辭銘曰

君之宗本費氏舅氏陸撫爲子凡五傳始兼姓兩不忘誼之正越秩宗門益昌名父子宜循良志未展吁可惜利後人固幽宅

陸祁孫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墓表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緘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山之字特著曾祖楡刑部郎中祖高雍正開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基承國子監生祖父俱　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　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　見以主事用分戸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奏留軍機處嘉慶

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
罷直或經軍機大臣奏留其儀注仍如司官不得再遞封
事君少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爲人及成進士金壇于文襄
公實爲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
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卒和珅寖用事君益憂
憤每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和珅微有
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未有以中傷君君
旣擢御史則大喜夜起徬徨中庭搆疏稾未成而仍留軍
機　命下命文成公請也君廢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
官文成知君意慰之曰姑稍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
見耶蓋文成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姦獲譴其用意至深
君亦感悟稍自韜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於詩今所傳
韜山堂集是也後四年　朝廷行大賞罰薄海臣民歡呼

相告語而君已前歿不及見嗚呼可哀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恭人張氏以五年十一月日合葬陽湖新塘鄉之原子學洛候選知州後君十六年卒孫繩萊慷慨尚氣節習君者以爲酷似君用形家言於君既葬之十八年始立石君墓而徵文於繼輅繼輅既與繩萊遊處又多獲交於君及門弟子熟聞君之志行不可以不文辭因系以辭曰

君子小人消長固有時耶胡四凶之誅殛必有待於重華嗚呼君雖齎志以歿而慶慰之意當無間於死生後之人尚讀君之遺詩而信余言之有徵

碑誌類三

鄧湘皋湖南靖州訓導毛府君墓誌銘

國家以經藝取士學政歲科兩試拔其尤入府州縣學爲附生又拔其尤尋餼爲廩膳生三年大比中格者隨所隸上之禮部不中格絀幸而倣古三舍法餼久給以歲貢文久官以教職早者三四十年遲者五六十年其中老病窮餓死者比比及貢十無七八得官十無二三焉幸歲貢且得官計其年皆中壽以上傴僂聾瞶涕洟垂胸爲人所厭棄不者苟且貪戀與生徒較執贄同官爭錐末大府以不甚愛惜之閒曹置之爲糾劾所不及而學校乃大不可爲嗚呼可哀也已惟故靖州訓導毛府君則不然府君諱學古字經三號松鄰世爲新化望族新化人以文學禮法世其家者必稱毛氏祖自成有至性割股療母病雍正閒

旌表孝子父大鶴康熙辛卯舉人善化教諭子六人府君其五也英偉好學甯鄉王先生文清與修三禮爲時經師府君從遊稱高足弟子與長沙郭焌衡山曠敏本齊名湖以南稱能文者率首舉三君府君十四舉不第乾隆己丑年六十循例歲貢又二十七年乙卯選授靖州訓導年八十有五矣靖州界湖南陲俗鄙儉府君日與諸生講說經義立課程束脩非禮不以入武生某以武斷被訐請於刺史魯公嚴繩以法魯公曰繩之且不利於君府君厲聲曰官可去法不可骫也始府君至咸謂老病可狎至是群嚴憚之居靖州三載乞歸家居又七載卒年九十六歲實嘉慶乙丑十一月其年月日祔葬於原開嶺先塋府君至孝父死以鄉試未及視含終身哀痛歲時生忌號泣不食教諭君遺書滿篋緘鐍甚固每一開讀流涕被面官靖州時

冬至　朝賀故事朝罷宴坐主者坐學正於刺史之次而訓導與吏目列坐於下府君執會典抗爭曰　朝廷以訓導貳學正未聞以訓導貳吏目今同等別尊非法某不敢坐刺史起執府君手曰今而後知毛訓導也其峭直如此讀書喜博覽年九十能鐙下作楷書終日危坐行立不倚幼侍教諭君側及見海內耆宿所與遊皆當時名士博聞殫見文章風義爲後進矜式自府君歿士大夫咸悼惜之配曾孺人先八年卒子一人萬翔病廢女四人孫太和殤遂無嗣以弟之孫家煒嗣歿後十年其外孫同邑鄧顯鶴奉母命志其墓未成而顯鶴連遭大喪追悼所出五情屠割大懼哀痛餘生奄忽澌沒無以終先孺人之志又三年己卯新免於喪延及視息乃敘次而系以銘將以遺家煒使刻石而納之壙中銘曰

設官教士抗顏為師師實不學何以教之奕奕毛公望崇位卑公曰匪卑師道在茲人亦有言大剛則折哀哉中郎典型中絕惟余小子實公所出匪惟出之左右提挈內外家風門祚單子永懷生我哀哀罔極悲風嗚號寒泉鳴咽刻此貞珉以表銜恤

鄧湘皋例授修職郎歲貢生候選訓導鄒君墓誌銘

距新化縣治之南八十里曰羅洪村是為首望山之麓其下有君子儒焉姓鄒氏名文蘇字望之景山其自號也鄒氏自五代時有璜者仕於楊氏徐溫秉國棄官來湖南自以楊氏臣不願仕馬氏竄入梅山谿峒中為客戶宋熙甯開開梅山置新化縣為新化人君高祖懋極縣學生祖養蒙父睿三世皆以行誼載府縣志君性穎敏嗜學片言隻字必鉤稽其源流同異年十二隸郡學籍學使為昆明錢

通政禮天下所稱南園先生者也性嚴厲試士終日坐堂皇閱卷以別紙記其譌俗字計點畫加扑責君試日以中石飲羽命題備舉熊渠養由基李廣三事卷中無譌俗字通政大奇之欲將去竟所學君以事兩寡母辭次年科試爲廩膳生越歲舉行拔貢銳意以君充選而猾胥索百金始注冊弗得竟以此不與試屢試舉人仳得復失嘉慶十六年循資充歲貢乃絕意進取教授鄉里闢精舍爲古經堂制依周禮與弟子肄士禮十七篇於中嘗屈竹篾爲渾儀製綸帨爲古弁冕深衣禮服又以車制難明與子漢紀依近世江氏戴氏所圖古制以寸代尺製爲車翦十晝夜之力成之於是鄉曲學徒始稍聞有捎藪菑蚤輢較轂股之目然知其意者鮮矣君考證典禮力尊漢學而於心性之學確守宋儒嘗曰里巷迂生抱學究一經不知鄭賈爲

何人近時儒碩又厭薄程朱務爭勝於一名一物捨本而遺本語細而昧大學術所關非細故也嗚呼如君者可以謂之通儒矣君至孝丁嫡母憂哀毀骨立事生母曾太夫人彌盡色養課子嚴不及程輒怒聞太夫人言即解一日怒甚太夫人使漢紀聚灰爲禹貢山川圖自臨上坐視婦吳侍焉君繼配也邑名士蘭柴詩老女於地理爲專門學從旁指漢紀誤君聞太夫人在堂屏息趨出忻然意解更督漢紀布置以爲歡笑又可想見君母子夫婦閒于嗢娛侍之樂爲不可及也晚歲遭曾太夫人喪漢紀吳夫人相繼逝鬱鬱不自得以道光十一年六月二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元配劉氏子六人漢紀縣學附生漢潢漢勛郡學廩生漢嘉縣學附生漢章漢池女三人適歐陽佶歐陽康艾文儁孫十八人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君初葬古經堂後

改葬柏子山諸子皆能讀父書漢勛尤銳於著述嘗丏余文志墓數年未報今年修寶慶府志漢勛兄弟實佐余復泣請曰先君葬且易地矣不可無銘茲有事郡志於法當立傳微先生言何以徵信嗚呼君行應銘法余與君又以故有連非余誰銘君者乃銘曰

切乎鄒君行古之道持禮之躬授徒講習以嚴見憚亦善爲頌化澆俗薄玩狎婚葬距斥而崇君葺其弊居德善俗敝瞶振聾儒者之效距徒言說彰彰事功刻有令子以恢其緒以興其宗古經之堂柏子之山是遷是封我言不誣後當有考視此幽宮

鄒淑舉叔父璧園府君墓誌銘

鄒氏於新化不顯明季始居下渡村之梓木衝自始遷祖至於贈文林郎嚴隱府君凡五世世單丁不振及贈君之子

文學府君始以其學授徒資湘間有名於時二子能世其業其一舉於鄉官縣令是爲鉅野府君以忤上官獲罪仕復不顯府君幼慧七歲能文隨文學君館益陽益陽人赫然稱之十二歲應童子試郡守覺羅德興額公詫爲神童言之學使者面試十三經皆背誦通曉大意詩文奇肆操筆立就補博士弟子員年三十中式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又十年以大挑官山東知縣初試高唐州補鉅野縣縣多盜而好訟府君至懲積猾決滯獄鋤奸擊暴縣大治府君剛果任氣外嚴內明人不敢干以私大府亦憚其方直而銜之者眾矣姚大者縣猾民也以事繫縣待質歷城丞楊甲奉檄緝盜至縣欲文致其罪以爲已功府君訊無左證釋之楊怏怏去後姚以江南何容縣劫庫案牽連舉發大府以縱盜罪府君楊從臾之因以洩前忿府君曰他邑盜

吾邑民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遂落職先是山東大饑餓殍盈道府君賑濟不遺餘力鉅野歲例濬運河八十里重臣往來相覛皆駐縣境民不堪其擾府君一切蠲罷出私錢顧夫役坐是大困又前令積虧攤款三萬有奇大府責令償補將中以危法府君陰籍出入數爲二册將上之計無如何則援意代者毛索綳故人乃摭姚氏官錢坐以臧姚氏官錢者姚丙兄弟以爭產訟府君案之斷五十稻充官濬河而主吏漏報竟以是坐遣戍伊犁八年釋歸課徒自給又二十年以嘉慶二十有一年十一月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其年月日葬太平原祖塋之麓曾祖諱林材祖諱元臣父諱勝逵祖父皆 贈如府君官祖妣李氏妣劉氏皆 贈孺人配彭孺人後府君四年卒子二人鴻國子監生鵾孫五人琦郡學生璡縣學生女一人府君諱長

信字玉符一字璧圜初試高唐時巡撫國泰貪暴陵其屬不敢加無禮於府君阿桂文成公以視河工過鉅野亟稱府君才可任卒獲重譴不竟其用不顯於時嗚呼府君於顯鶴叔父也銘其叔父所能言者止此可痛也夫銘曰

學足以用世而不庇其身政足以易俗而不諒於人其罷而譴也既無以理其枉其窮老而死也復無以救其貧豈賦命之果厄胡所遇之皆屯嗚呼廉吏而可爲也吾以待其子孫

銘可採

鄧湘皋黃虎癡繼室陳氏墓誌銘

孺人姓陳氏龍陽人父毓廣東平海營參將孺人幼慧長通書史工篆書參將歿家遂落母呂病風不良於行醫藥飲食皆孺人鍼黹所易陳氏既衰母又慎擇壻年三十始

甯鄉黃孝廉本驥本驥於是三娶婦矣本驥好耆金石文字孺人肆力於古篆益工求者益眾本驥兄本騏有才名卒無子母劉太孺人痛甚孺人婉婉承順以解母憂本驥居長沙或過其家見孺人據案作書太孺人靜坐聽女孫彈琴童稚僕婢皆怡然有自得之色居無何本驥以貧故如南陽孺人舉一子甫二月病以道光七年閏五月辛酉卒春秋三十三葬長沙東關外瓶坡原征夫在途孀姑篤老呱呱甫娩期功無親窶婈弱息經理其喪斯人生之極哀也已孺人歿三月本驥歸以諸城王金策所為狀屬其友新化鄧顯鶴銘諸幽本驥前室子二人邁迪迪後兒病瘂將以孺人所生子達於兗喪後踵繼是皆不可以不志銘曰

筓而弁通經史嫁雖遲能備禮壻雖貧得才士不永年而

行予有一於此可以死何殤何彭趨一軌郝坡之原近淵水往卽汝宅利後嗣無悔識字憂患始我言不誣石不毀

周星叔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

余至吉水之明年有以故試用從九品吳君之殯告者君諱長春大興人嘉慶十七年冬以縣民盧炳京控事會勘來此十月己酉會食縣署之西廳遇疾不能語索筆以進已不知人遂以其日卒君子身來江西無知君家世者僕張貴從君需次會城以言君有母就養廣西之左州知州田文煦君姊夫也又言君有兩弟在京師不能舉其名其他皆不能知於是前令無錫華翊殯君於城東之龍華寺爲告於大府咨君之籍以達君家而使以喪歸又使貴訃於左州皆不報又二年吳興章耀會來權縣事悼君喪之淹也於是田君亦去左州乃爲書以告知州高作霖使訪

田君以遠君家訖不得報嗚呼君以奉檄客死三千里外旅殯十有一年兩弟耶母耶姊耶今皆安在耶君之喪其不可以待余既壟哀君而忝玆邑誼得爲君主遂以道光三年四月癸卯葬君龍華寺之原直浮屠之西若干步余讀柳子厚襄陽丞趙矜墓誌矜客死柳州官爲葬於城北之野後十餘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冢不得至口哭於野凡十有九日卒感神卜以得之嗚呼君家既不可知君儻有子若來章者耶余文懼夫泰誳之不可再遇也爲之誌而哀以銘銘曰

仕爲貧死胡子兮羈十載魂長桓兮人亦有言隨葬達兮抑返葬亡君儻歸兮龍華之原草萋萋兮我爲之銘冢不夷兮

毛生甫贈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姚君墓誌銘。

君諱斟元字儀臣又字春樹桐城姚氏乾隆閒編修君諱範與從子刑部郎中君諱鼐皆以經術文章學問閎粹爲世儒碩君編修君第五子郎中君弟也獄生嘗志郎中君墓自君大父以上官世名績詳焉君性孝友廉直彊志其治身自起居衣服壹意恭肅門以內雖童稚皆謹聲息而事尊長與待交友又極和遜其治經務先綜括傳記詁訓名物制度而疑逕雜博必折衷宋賢達其理道爲文章卒導源於漢通軌唐宋論議一騁不踰法則然行茂而弗章業紹而弗仕名屈於材年于十七卒於增生吁可惜已始編修君問學淹洽穿并奧賾凡有所考覈解駮都不繁遯輒注於簡或寫別紙附之蓄書十數萬卷條列殘徧後熲遺佚君勤披緝又鈔所作詩文都若干卷君孫瑩乃克次序成書模準羣哲副君志焉君家世顯達然率貧約矛君

尤困諸兄輒稱貸以給君繼娶濮山徐氏有裝送君悉出以償負仍不足乃遂客遊至歿嗚呼富貴壽攷古不盡以畀賢者人士恢其器識學藝誠不以時命通塞豪髮增損焉矧君子之篤於道哉君淸重儒者其訖無怨恨決然天必報以賢子孫丕燿前烈而慰其迍壓不遇其羸絀何如也前夫人張氏無子後夫人生二子一女子曰駿曰俁俁爲兄後女曰某孫四朔鑾瑩四和鑾四和殤朔監生瑩進士江蘇金壇縣知縣攝武進元和其追贈君奉直大夫福建臺灣縣知縣乃其前除官焉曾孫四某某君歿於乾隆五十九年七月朔日葬於道光十三年某月日桐城某鄉某原夫人皆祔女某字張法前夫人從子也未嫁法死隱矢死以守後聞他族來問名遽病遂死君憫其志曰後必葬張夫人兆明其志在張也今去墓若干步者某姑塋

也銘曰

行植於義志繩於禮以介以沖坦坦素履維昔名德歷世
彰美忠亮惠貞外內濟濟吁嗟閎達宜多受祉胡蔚國器
而與命掎既修既闕既纘既啟弗贏於室迺祟其阯慎卜
其藏逾世十祀既狀以恤用慶孫子

管異之恩縣四女祠碑

山東恩縣之西有四女祠焉舊碑云漢景帝時貝州傅清
女讀書不嫁以養其親一旦與其親皆得僊飛去世咸謂
其無稽然莫能知其所由誤陽湖孫使君督糧山東起癈
瞭矇百廢具作閒乃觀邑志披地圖得是祠而立之曰此
唐貝州清陽宋延芬之五女所謂若莘若昭若倫若憲若
荀者也事具唐書后妃傳言貝州則地符言讀書則事合
其去一人其以若憲被誅之故乎傳之者謬矣孫公宏博

淹雅習知古事千載瞶瞀一辨而明於是議者欲毀其像且去其祠孫公復諗於衆曰是無庸吾聞之狄公焚項羽之祠道州毀鼻亭之祀彼皆以淫昏之鬼汙祀典而敗人心故剗除之今是女也撤其環瑱不嫁以養父可是率民而出於孝行者昔之人深重之吾豈以其無考而除之且官之職在乎便章百姓宣美風俗今茲縣民不祀淫昏而孝女是奉其俗美風厖伊吾與二三子實嘉賴焉雖然以爲漢則荒矣以爲儒則誕矣吾辨之吾因而存之凡爾縣民自今至於後日其各敦孝弟黜奇袤無稽之言勿聽民既愉則相與訟公之化曰我公之明也千載之神其舛者能辨之況吾儕乎我公之嘉善也千載之神因其孝而不忍除之況吾儕乎某時客山東獲從公遊公令爲之碑遂書其事而繫以文曰

有唐宮人帝曰學士產於茲鄉實彰青史俗語有誤爰變丹青班婕之流化爲緹縈緹縈有一今則四之炎劉之閒嚋則志之其志誠誣其行孔嘉有舉莫廢毁祠則那使君之智燭及於幽使君之仁欲去仍留歷亭縣西巋然舊宮神罔時怨民罔時恫神之報公使君壽考民之報公比戶忠孝

碑誌類四

梅伯言原任吏部尚書大學士戴公墓碑。

嘉慶二十五年大庾戴公以吏部尚書直軍機拜文淵閣大學士 國家設軍機大臣凡宰相非兼是官兼是官而位尚書以下皆不爲眞相惟公與兄子文端公相繼皆以是入相天下以爲榮公諱均元字可亭先世自休甯遷甘泉而遷大庾考諱珊爲大庾貢生娶溫氏生第元第元鈴元娶側室江氏生淑元及公自考以上曾祖諱洪度祖諱時樾皆贈光祿大夫自江太夫人以上曾祖湯氏祖妣傅氏周氏皆贈一品夫人公以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歷編修御史九卿以刑部侍郎出視河南衡工官吏畏其清斂手蕆事工以速成 仁宗以爲賢遷戶部吏部侍郎嘉慶十年黃河奪運河入江西風敗高家堰數百丈 命馳往赴

工部授南河河道總督九三年改定木石工價及開塞修廢所宜次第畢舉 賞太子少保花翎以事左轉副都御史改倉場侍郎再出爲東河河道總督復入爲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 賜紫禁城騎馬是時公年六十九矣遂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處兼 上書房總師傅拜文淵閣大學士 太子太保 今上即位以錄遺詔語有誤出軍機旋 命相度 萬年吉地工道光四年公陳情乞休得 俞旨製詩寵行在籍食全俸先是仁宗賜公七十壽衣服珍器宴會二日至 今上復賜八十壽衣服珍器聯扁就加太子太師戊子重赴鹿鳴 上親賜書三朝耆舊 朝廷恩禮於公先後優異如此道寶華峪地水滲 嚴旨逮入都 上以公引咎陳詞[illegible]大臣體除名放還後子 詩亨孫嘉德皆 賞還官及舉人

道光二十年九月七日薨於南昌里第年九十五公情飭
志約聰明外周其形神清和舒平動若有餘吐詞流音朗
潤暢遠識者皆知為承平公輔氣象始以侍從發身嘗任
湖北及江南正副考官四川安徽山東學政與伯兄太僕
公兄子文端公若士編修使車往還結轍於道又視學順
天主辛巳順天鄉試典壬戌丁丑己卯會試總裁及閱卷
教習門生幾數千人而 仁宗知公深不與他文臣比四
方有大疑獄災患及 萬年吉地工程戶部三庫事務非
親臣不輕領是事皆一以委公蓋 仁宗在位久以天地
覆幬之德挈持綱維含宏羣生而公以耆年長德不急功
近名合道於仁厚清靜相孚之德固如是也配崔夫人先
公卒子詩亭誠亭晉亭孚亭女適陳適黃適溫四女未嫁
卒孫幾人四世孫幾人詩亭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公於

某鄉某原崔夫人合祔告曾亮曰必以銘曾亮故公辛巳科門下士也道光二年正月嘗召至第曰吾定拜疏乞休試草其文時逡巡辭謝後語座主顧侍郎曰柳生得縣令無柰何且無令遽出京也今二十年執筆為公銘追思昔言可痛也夫其詞曰

庾山建標四戴鍾祥雨為箕相公兼壽昌三十登朝八十致仕庸功事樞歷試有煒謂公崇高約志愈卑收迹於先割榮不虧幾人百歲身此元老十年川觀宴處勳表我銘公墓不華其詞非我有文公實我知詩此碩德以奠幽螭

梅伯言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樂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淸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甯布政使何俊以牲牢

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戶部郎中梅曾亮
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既禮畢周覽兆域追維教思外碑巍
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曾亮乃
謹譔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靜遠亦號芝齡曾祖
諱培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
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不貢舉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
第授編修充　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
子陜甘鄉試正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
大段遷贊善中允任貴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
祭酒旋改侍讀學士授浙江學政遷少詹事充　日講起
居注官還京稽察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銜道光元年辛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稽禮部左
侍郎充壬午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

官授任學政回京自戸部左侍郎調工部戸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充　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戸部書吏僞照降三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　賞還二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權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劄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應場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華道豐天衢揚光攬輝八紘西北之英東南

之美輶車風馳人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詠歌秋賦春闈頻縈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靡不軫計黔撫見功請丈歷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議此被駮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饑置吏束手恭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循分婚嫁孰比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三十不慢以童翼教惟式公有年友宦遊而終恤孀教孤俾以仕通神明乃含不億人詐告匱拯窮答過所望嗚呼我公歿為人思況門下士厚蒙恩私輕重泯懷不以勢差扶其躓顛完其痛瘝誰無門牆孰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後羔雁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綷縩聲磨榮親致歡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摩挲

梅伯言禮部侍郎陳公墓誌銘。

公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其大王父贈資政公世爵生道乾隆戊辰科進士贈光祿大夫光祿公生守詒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陳州公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七歲喪母曾夫人逢忌哀感天性夙成年十四爲四書文有明人程度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次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囘編修供職道光二年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戶部侍郎終禮部侍郎階資政大夫公自少好爲文章及壯師桐城姚學士鼐以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晉儒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朽行藝精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於歐陽文忠歸熙甫有意乎其爲人也其

為御史甚暫然嘗建深遠之論不趨避形勢擿摭細故白御史回編修益貧甚人勸其出遊公曰吾近臣也又為人客奈何嘗有貸於友人至則賦詩弈棋盡日暮忘所事而返平居著作鈔錄圖史几案上無空隙處斷章片紙帖帖滿屋壁中或過從賓客遊賞吟弄不嘗省有無費前後為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謂曾亮曰吾性好閱文而拙於書其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　上諭曰汝非有係累人也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公頓首謝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為甲戌乙卯會試同考官乙卯順天鄉試副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以侍講學士為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以閣學侍郎為福建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為學政時以宋臣孫覿推

忠助邪奏罷其專祠訓諸生宣詩布文原本古儒先警戒之道科舉契戾屏不置口至後進文士則稱心褎賞薦寵廣坐不顧人有厚薄然否使事畢　上以訊獄事留道光十五年三月獄成復　命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　上賜平定回疆閣公觴客散觀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曰求吾木於家以是藥汝疾其逃遁會充闈而傷曰病求木兆之棺矣疾篤　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公以文學結　主知正直樂易立身有本末故始終優禮如此俸祿所入皆散贍昆弟親族及師友姚學士鼐爵進上仕驥祭出千金或數百金其卒也家無餘財有祠祓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義若干卷未成配曾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州知州蘭翁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高堂縣縣丞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

適脩適涂適邢適譚適曹其三四所適皆王姓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某鄉某原公之孤蘭第來告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曰

公行高世　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衡命覲五風貪賢利善惆惆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歎山盤冰交公神是愉窆石鐫詞以奠陰墟

梅伯言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鏻字山音又字藹川後自號睍晴居士江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書畫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　內廷方略兩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靖變氏嚴苞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

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銳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習可興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荒蒼之墟無不遊州閭聚會文酒之盛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藉以事古今圖書錢鼎書畫其妍蚩眞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眞行篆隸無疏或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二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逍遙無爲以適己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卽優游强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與

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灝湖南候補縣丞澂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人凡嫁婚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騁高衢日未晡忽解轡肆嬉娛眺欽岑水舒舒古官人爲民瘼昧其艱詞退愚明古義先生歟銘其質真幽墟

中段摹昌黎極工

梅伯言戶部郎中湯君墓誌銘

君姓湯氏諱鵬字海秋湖南益陽人父義岦妣某恭人道光三年君年甫二十成進士所爲制藝列書肆中士子模擬相接得科第而君是時已專力爲詩歌自上古歌謠至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唐無不形規而神絜之未幾成詩集三千首其始官禮部主事既兼軍機章京旋補戶部主

事轉貴州司員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始三十餘意氣蹈厲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議論所許可惟李文饒張太岳輩徒爲詞章士無當也於是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以宗室尚書叱辱滿司官非國體言過當且在已奉 旨處分後罷御史同戸部員外郎轉四川司郎中是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言事猶條上尚書轉奏夷務善後者三十事雖報聞而後夷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疏闊大略者也君既負才氣久居曹司以爲事無論利鈍成敗有所爲當震祿人耳目拘拘焉成易就之功弗貴也既不得施事則將著之言吾書出而人以爲古嘗有是言雖工弗貴也於是爲浮邱子一書立一意爲幹一幹而分數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邁於無窮大抵言軍國

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開張形勢數鄉要眇一篇數千言者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毎過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姚石甫以臺灣道劾其吏受誣訴幸白出獄君大喜觴客於萬柳堂爲石甫賀余於是始識君得讀浮邱子者君嘗爲會試同考官門下士多至九列譽君者不患無其人顧欲得余言爲可否於是歎世徒畏君之才而豪不如其不自足者乃如是也嗚呼君今其死矣士而才固宜負病如是迨既死而世無復見其病者獨其才在耳君之名其可無憾於後世矣君卒以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九日年四十四未卒前過予曰石甫以同知官四川爲大吏者當何如既而曰天下事恐難滿人意也後八日而卒余過長春寺訖與君揖張亨甫柩而歸也未踰歲而君復殯於是黯然傷之君娶於某子假昭佶昭佾昭

什昭啟昭孫愔允女二人適杜適李以道光二十年某月日葬君於某縣某鄉之原其友王少鶴請余曰銘以屬君乃爲之詞曰

天與以才負之氣神豪訢快士所悖大力者推幸以遂容頭平進不可意擢堅犯難壯㚇掔蹶而毀圖幾後世四十餘萬載厥字魂雖挫幽霾不翳

楊伯言台州府同知龍君墓誌銘

君姓龍氏諱光甸字見田廣西臨桂縣人曾祖贈文林郎鎮海祖贈奉政大夫魁考贈奉政大夫濟濤官柳州府教授娶朱宜人生光黼而君爲繼配王宜人出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大挑知縣攝湖南溆浦縣事君初試吏僕從猾胥謂可以面謾誘惕使爲姦然一不爲動聽訟不留不私改湘陰溆浦民張樂送絲道奔走大吏知其賢檄留省斷

疑滯獄卻求直者金補黔陽縣溆浦鄰邑也聞君至皆喜
楊姓氏誣明封爵列祖像於堂皆毀君聚焚之火妖神廟
禁龍舟戲溺人既興置利害與學官子弟講習文藝修古
蹟鹿詩人王昌齡樓時觴詠其上大吏以爲能治劇改武
陵道光二十一年薦舉　召見擢乍浦同知政簡役民貧
多姦穴於墓狀擊鬼劫人君巡至穴役懼前即執炬燧先
入皆就縛巫幼術斂錢予罪並發入其財於官尤慎海防
嚴市舶私貨營其利者不便大吏入其言以爲謙而君詞
直然心韙其議弗善也調台州同知官無署皆留省君心
知其難然不欲苟從衆乃借廨於民聽事未久民皆恐君
去朔望講示　聖訓爲木牌十六方條目書上先奉某牌
敬立大言曰今日宣講某條始入坐巨盜名捕未得一日
至鄉講未畢械以歸衆以爲神於是官署立市廛橋道修

二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引　見歸卒許州旅舍年五十八著宰黔防作隨錄詩文集若干卷少工繪畫能劇飲及爲吏一皆屏絕吏所入衣食其族姻者十餘家惟不能以言詞假人或面責人過退無後言至斷獄則與人反覆導論爲家人語或感悟罷訟而未嘗講讀律例嘗曰合人情安吾心即中律令矣故用法正而不拘配黎孺人子啟瑞以修撰官侍講任湖北學政請君就養而君官台州方日夜馳捕盜賊毋冒寒中夜歸手足僵冷或謂君人爲吏求逸樂耳君固自苦今子貴矣盍少休君曰父子各受　恩各盡職無相貸也女四人長者亡幼者未許嫁其二皆適士族孫男二維樂維棟女孫二三十年十月某日葬桂林南關外之北村啟瑞以書告且乞銘銘曰

吏也而勞避位者媮三古致身不聞乞休吏也而嬉得逸

失悲逃爵之士世世見爲奇於今則奇在古爲誠古義孰明惟君念茲不以子逸去崇號卹供養曰否臣力未疲翦蔓除荒爲民去疵我銘其德以告吏師

梅伯言國子監學正劉君墓表。

君諱傳瑩字蕉雲漢陽人祖方行父正柏余初識君時君二十餘以舉人官國子監學正方考古務爲精博又好爲古文詞然常多疾疾每發輒廢食且不能近書君家故貧去父母兄弟久又連喪婦愛君者皆以君有所不自得者戒於學宜少休而君自苦彌甚志益高且欲追古爲己之學而從之不以文學人自處也而不自標異雖余亦於其疾且歸始知其日進也可愧也歸未數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三十一既卒乃得其日記並遺令讀之始若可怪繼爲之悲卒乃起人敬嗚呼君之學蓋自不妄

語始矣嘗以爲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傳述之事得其深者亦有以淡外慕而自足要不若守身義理之學超萬累之表而莫吾撓此豪傑之士所以必志於是而不以自怍也如君所志者是已君始娶湯繼娶陳終娶鄧鄧有高行父兄賸以財數千金夫不樂受遂反之母氏以是知君固窮之節行於家也無子嗣兄子世圭卒之明年某月日葬祖墓側將卒書告友人曰上元梅先生表吾墓龍侍講書會侍郎誌吾墓何彌修書遂皆如其言

梅伯言侯子有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雲錦字子有亦字抑菴江甯人父學詩母顧氏試中嘉慶三年舉人再娶羊氏陳氏皆無子先生於內行修也少以文名於時於仕宦儻得之矣卒不遂晚乃頹墮委靡務爲無訾省狀以自適然終不能自勝其卒也疾既殆

凡不莅聽事者數年卒時年五十七將死自書其行曰父母已衰孝不勝慈有弟曰松友不勝恭少治章句乃爲雕利晚逃佛老未捐忿忮詩今之奴字古之隸嗚呼哀哉名與生俛其伯父諱學詩由進士歷江西撫州府知府文學政事皆可書有外孫梅曾亮於先生爲弟子實銘其墓銘曰

生靡樂死奚若嗚呼先生此其壑